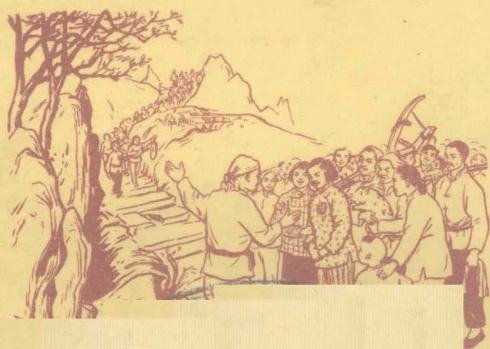


· 生活小故事 ·

# 春芝姑娘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中国民间故事

# 春芝姑娘



中国民间故事

青年出版社
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  
青年出版社——人

## 春 芝 姑 娘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\*

787×1092 1/32 3/4印張 9,000字

1956年3月北京第1版 195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,000 定价(4)0.07元

10513

11

(13)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春芝姑娘·····     | 熊 炬(3)  |
| “餅子車”復活啦····· | 王永德(10) |
| 雨中老人顯威風·····  | 長 虹(16) |



## 春芝姑娘

熊 炬

太陽剛下山，晚霞把河水都染紅了。几只小鳥飛來，穿過樹林，落在一棵樹上，正想唱點什麼，忽听得樹下有人說話，嚇得飛走了。原來是大明和春芝正坐在樹下談話，他們已經談了很久了。大明站起來說：“那就決定了，初四結婚！”春芝低聲地說：“好嘛。”

大明說：“我該回去了。”

春芝停了一會說：“不忙，大明哥，我看你还是搬到我家來結婚吧。”

大明笑了起來：“自古以來都是女的嫁到男家去嘛，哪有男的嫁到女家去的？”

春芝正經的



盛此君画

說：“不是开玩笑，这个主意我早就打算好了！”大明听她这么說，一时猜不透这是为了什么，想了一陣問道：“春芝，你是不是嫌山上的地不如你們山下的好？”

“哪个嫌这些啊！”春芝有些急了，“我是舍不得离开我們的社呀！你看看……”大明順着春芝的手指看过去：眼前是一片綠油油的水田，再往前看便是果園了。往左边看去：新修水堤的閘口下，清清的水澆着几百畝庄稼。堤边是一排楊柳，樹前有一帶白粉牆。牆內是一座大院子，后院有九間整整齐齐的新式养猪房。大明很奇怪，为什么自己平时就沒有看到这里有这么漂亮。

春芝高兴地講起來：“我才当副業生產隊隊長的时候，只有三个猪圈，二十多个猪。这才一年多，你看，新的养猪房修起了，光是肥猪就喂了一百条！”

“好兴旺！”大明称贊着。

春芝越講越起勁：“社里的人更好呢！社長不用說了，就是全社都親热得像一家人。一起做活，一起学文化、学技術，有了困难大家着急，有了損失大家难过，要是誰有点病，大家都很关心。你想，大家千辛万苦地把社办起來，如今生活也漸漸富裕了，你說我怎么舍得走？头一回，王四妹听說我要出嫁，一把拉住我，眼泪一滾滾就出來了。我千言万語才把她哄住。我說：‘四

了头，不要哭，你春芝姐姐一辈子也不嫁出社！”

“啊！”大明白了她的意思，自己心也动了。他想了一阵問道：“我搬下來，社員們不說閑話嗎？”

“有什么閑話，社里年年都要吸收新社員呢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人家可欢迎啦，还会說閑話？再說，我們又不是來坐着享福，我們是來一起劳动，也是为了把社办得更好嘛。”

大明一边点头，一边想：“是呀，搬下山來哪点不好？結婚、入社兩件大事都一齐解决了。幹上几年，使拖拉机还少得了我？在山上誰知道哪年哪月才能使得上拖拉机？”他决定了：“好，我就搬下來吧！”春芝欢喜得跳了起來：“那么快点回去，初四就过門來。”大明想了一下：“不忙，还要回去商量一下。”春芝問：“跟哪个商量？”大明說：“我虽然是一个人，到底还有个互助組呀。”

\*

\*

\*

“春芝要招女婿上門啦！”

消息一傳开，全社都轟动了。

几天來，春芝都忙着办嫁妝，刷新房。社員們來來去去，差一点把她家里的門坎都踏断了。年輕姑娘們更是喜气揚揚，好像是給自己准备喜事一样。社里的活做完了，大家都跑來帮着她裝枕头、縫被子。在牆上



挂上了一張新的毛主席像。第一生產隊的小伙子們，還特地托人從城里給她帶回來一張滿是胖娃娃的圖片。

結婚的前一天早晨，鷄還沒叫，春芝就醒了。天一亮，她便急忙起來，臉都沒有洗就跑到新房里去看了又看，照她的說法是：“看看還缺什麼不？”看了半天，也找不出半點毛病，她亂七八糟地作了些家務事，連自己也不知道在幹些什麼。搬搬這個，動動那個。想拿起一本書來看看，沒有看上一句又放下了。她媽看着她的背影高興地給同院子的陳大娘說：“你看，這孩子平時都是條有理的，今天摸這個也不是，摸那個也不是了！”陳大娘也笑着說：“就是我也坐不住了呢！唉，如今的姑娘呀，真是好福氣啊！”

春芝知道自己書是看不下去，坐也坐不住，便到養豬房去。豬兒看見她來了，都咕咕地叫着。這些豬，在她看來越覺得可愛了。“從明天起，大明也有一份啦！”她壓不住心頭的歡喜，走了出來，看着對面山上。大明就住在那山背後呢。

她正想得出神，忽然背後有人叫：

“春芝，有人給你送信來！”

她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社長。社長後面跟着一個生人，他把一封信交給春芝。她接過信來，一看上面的字

就知道是大明寫的，急忙打開信，上面寫着：

“春芝，實在對不起，我不能搬到你家來結婚……”

春芝氣呼呼地想：“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不是早就說好了到社里來嗎？”再看信，下面大意是說：他回去跟組員們說了，組員們不答應，說組長嫌山上窮，要把他們丟了，一個人去參加合作社。這幾天組里的人天天都上他家里去留他，黨支書也批評他。

信上又寫着大明自己的意見：“我想，他們的批評都是對的。你們先走了一步，把社辦起來了，社員們的生活都提高了，我們山上農民的生活就差得多。我不能丟下大家不管，一個人到你這裡來。我該留在這裡，等互助組轉社後，把社辦好，把窮山變成富山，趕上你們才對！”最後幾句是盼望她千萬答應搬到山上去。

春芝看完信，心裡像一團亂麻。社長見她神情不對，便問出了什麼事。春芝把信交給社長說：“你看嘛，我簡直沒主意了！”社長看完信，想了一會說：“大明說得不對嗎？”春芝忙說：“我又沒有說他不對！”“那你就上山去嘛！”春芝听了這句話鼻子都酸了：“我怎麼捨得社呢！”社長一听，就樂呵呵地笑着說：“唉，怎麼一時就糊塗啦！想想看，到底大明說得對，還是你想得對？”這一下，把春芝問得答不出話來。她最近一直就想着過

自己的幸福日子，关于叫大明搬下山来这样作对不对，她从来没有考虑过。这封信打破了她原来的想法，她一下子没有了主意，社长这句话提醒了她。

春芝开始重新来考虑这个问题了：“我要大明到我这里来为了什么？是想两个人都在社里，生活过得美美的。”开始她还想，我这样做也不是单为自己打算。可是再一想，不对！这是在为哪个打算呢？春芝想来想去，觉得都是在为自己，于是，她的脸臊红了。她抬头看看社长，社长永远是那副老样子，一年四季都笑着。她又向那个生人看去，他瞪着一双大眼睛，看不到一点笑容。她慌忙地避开那人的眼光，继续想：“山上的人会说什么呢？”她把信又仔细地看了一遍。想：“……人家也要办社，也要过富裕生活，我把人家的骨幹拉走了，人家不会骂死我？”想到这里，她禁不住叹了一口气。社长向那个生人笑了笑，又问她：“哪个想得对？”

“社长，大明比我想得周到！”

社长笑着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这号人实在不好找啊！大明要为大家出力，你该鼓励他，帮助他。山上不是比我们穷，是比我们向社会主义晚走了一步。就说舍不得社吧，你到山上去再建个新社，还不是和在我們社一样？在这里办一个社，在那里又办一个社，不

是更有意思嗎？就說遠點嘛，等着辦集體農莊了，我們也一定會合并成一個集體農莊。那時候才叫人更喜歡呢！”

春芝笑了。

“沒有意見了吧？”社長很有把握地問。

“沒有了！但是你們不要把我忘囉，要時常來幫助我們啊！”

社長聲音放慢了說：“你是我們的功臣，我們不會



盛此君画

忘記你！其實，我和社員們也舍不得你走。但是，建設社會主義不是只辦一個社就行的。好好地幹吧，山地有山地的好處，等你們把社辦起來了，我們來和你們競賽一下，不過你們年輕人不要跑得太快，也要給我留點面子啊！”社長說完大笑起來，那個生人也呵呵地笑了。

第二天天剛亮，山上的鑼鼓就響到山下來了，迎親的是王大明互助組全組的年輕組員。送親的更熱鬧，社員們又笑又嚷地抬着社里陪送的嫁妝——一架步犁、一架苞谷脫粒機，還有那只春芝最心愛的花耳朵豬兒。

## “餅子車”復活啦

王 永 德

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公室的東頭，有一個小水坑，水坑里歪歪扭扭的躺着一輛小鐵轆轤車。這車一半泡在水里，一半露在外面。泡在水里那部分，長滿了青苔；露在外面的車轆子、車箱子上落上了一層鷄屎鳥糞。這就是社里有名的“餅子車”。

為什麼叫“餅子車”呢？因為這輛小車原來就不太結實，二十來根木頭撐子，都只有小孩胳膊粗細，圍了

一圈鉄腰子，就算是帖轆了；車箱子又小、板又薄，好像紙糊的。平常社員們誰都不喜欢用它，只有社里的飼養員韓老四用它拉猪食、运猪糞。起初倒还好用，可是有一次，韓老四套上一头小毛驢到菜園子拉爛洋柿子，半道上，迎面來了一輛汽車，这驢有些毛楞，一听汽車鳴笛，豎起耳朵就跑，韓老四拉了半天沒拉住，小車就翻在溝里，把个車帖轆摔成像个牛舌餅似的。韓老四很生气的卸下爛洋柿子，把小車拖回家來放在办公室东头，大伙一看見，便當場又說又笑地給这小車送了个外号叫“餅子車”。

小車坏了，对社的生產影响倒不太大，可是却苦了飼養員韓老四。他喂着二三十口猪，天天得挑十來担猪食，五六担水，还得除糞、挑土垫猪圈。別說韓老四已經是个五十开外的人，就是年青小伙子也受不了。所以，他白天幹一天活，到晚上，渾身骨節就疼的像散了似的，爬床上炕都費事，在睡夢中都难受得直哼哼。可是韓老四並沒有在乎这些，不但沒泄气，幹的比往常更有勁，把猪喂得像个肉团团，誰見了誰都誇獎。因此，韓老四不止一次的在社員大会上受到表揚。

社主任是个心細的人，虽然他知道韓老四並沒有發过一句牢騷，可是他也知道韓老四的难处。他看見

韓老四每天累得那个样，心想：要是把韓老四累坏了，社里的損失就大了。因此，便准备給韓老四買輛小車。他把这个意見提到社務委員會，經大家一討論，就通过从購置經費里給韓老四打出一百元買車。

会后，社主任在猪圈旁边找到了韓老四，就把这个消息告訴了他。韓老四一听，乐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縫，小鬍鬚都动起來，咧着嘴說：“買車？那可方便多啦！”

韓老四很高兴地到处去打聽誰家賣車，找了兩家，不是看不中，就是嫌貴，忙了兩三天也沒買成。这天剛好發現后街王德有有个小車不錯，正要去買，社里忽然召开了一个大会，会上社主任很着急的跟大家說：“咱們社今年主要是种的蔬菜，可是現在天旱得像下火似的。怎么办？我們不能死等，委員會决定立刻安一架洋井。可是，現在錢就是湊不够数，最好的办法是靠咱們大家想法，从各方面挤挤。挤出多少是多少，積少成多，咱們就解决問題了！”韓老四听了，心里直翻騰，但是他想：車还是得買，不買，受点累是小事，猪喂不飽那还了得。

会后，韓老四來到王德有的家，王德有的小車就放在院子里，小車的大小、样式都挺合適，韓老四一看就爱上了。



“多少錢？”韓老四一手摸着光滑的車轅子問。

“賣給農業社咱還能多要？算一个整數吧！”王德有說着伸出大拇手指頭。

“一百元？”韓老四嚇的伸出了舌頭。

“這還算貴呀！這是一色的槐木貨，用上八輩子也不能壞！”

“不管怎么說，也不能花这么多錢買這個車！”韓老四肯定的說。

“干脆，你給九十元吧！”王德有開始有些急了。

“八十元，不能再多了！”韓老四想了半天，說出了價。

王德有沒說什麼，只是不住地搖頭。

韓老四看見王德有不說話，他心里就開始核計：一百元錢能買一千多斤苞米，數目不算小啊！他真有些心痛，他想，社里正急着用錢，要是花这么多錢買輛小車給自己用，這事真有些過意不去。接着他又想到了“餅子車”，難道那輛小車就不能修理修理湊合用么，不錯！修理這輛車是有困難，沒有工具，沒有材料，自己又不會木匠活，可是這些困難就不能克服嗎？假如能把“餅子車”修理好，這不就能給社里節省一百多元嗎！大家要都这么省下錢，何必叫社主任急的那個樣！

想到這里，他主意一定，說：“不買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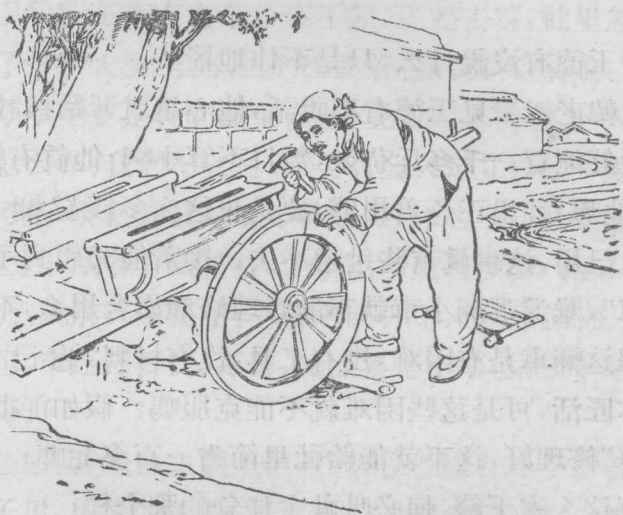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你是看不中嗎？”王德有楞住了。

“不是看不中，是我們舍不得花这么多錢，買这样貴的車！”說罷，他顧不得听王德有說些什么，扭身就往回走。

韓老四回家后，急急忙忙喝了一碗飯，就去把“餅子車”从水坑里拖出來。他仔細地看了半天，就決定自己動手修理軸轆。他把上次蓋馬棚剩的木料找出來，鋸一鋸做撐子，把熟豬食的鍋搬下來做燒鐵爐，“叮叮当当”的幹起來了。

韓老四正在做車軸轆撐子，社主任來了，問他：



肖林画